

近來土俄關係之轉變

張仁堂

土耳其總統蘇奈將軍 (Cevdet Sunay) 應蘇俄主席包戈尼之邀請，於去年（一九六九）十一月正式訪俄；這是俄土關係史上第一位土國元首訪問俄國，在美蘇冷戰仍然方殷的今天，東西方陣營對此一事件的可能影響與演變，咸表關切。蘇奈總統訪俄之行，亦使俄土兩國五年來（自一九六四年迄今）改善雙方關係的努力，達到新的高峯，值得吾人特別注意。惟在闡釋蘇奈總統訪俄意義及分析現階段俄土關係之前，倘吾人先就歷史背景稍作追溯，當有助於認識本問題來龍去脈所在。

俄土世仇，人所共知；數百年來兩國恆處於衝突與猜疑狀態中，其原因在於俄羅斯（帝俄及俄帝）侵略成性，既垂涎巴爾幹半島，復覬覦土耳其海峽（博斯普魯斯及達達尼爾兩峽之合稱），乃視土耳其為絆腳石，處心積慮以圖之，俾實現其打開南方門窗的野心。此一播種於十七世紀末葉之宿怨，到本世紀初，已歷三百餘年之久。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二一年，俄土先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可是革命後的俄土，一方致力赤色輸出，一方視赤禍如洪水猛獸而防範之不遺餘力，並未因革命而言歸於好。反之，由於蘇俄曾在土國東北境扶植傀儡政府，及史達林一再要挾干涉海峽主權，舊恨加上新仇，使土耳其對「北極熊」之野心益懷戒懼。以故土耳其建立共和後四十年來，俄土雖有邦交，惟只限於互設使館以為象徵，兩國間文化及商務關係幾等於零，交互訪問更絕無僅有。四十年來，土國領袖僅有伊諾努將軍 (İsmet İnönü) 以總理身份於一九三二年一度訪俄，俄總理則從未訪土，兩國關係之淡薄可以想見。

土耳其以位居衝要，既與巴爾幹半島關係密切，更與中東唇齒相依，尤為東地中海安全之所繫；而上述三地區，自彼得大帝（1689—1725）以來即為俄所亟欲染指者，於是俄土水火衝突無可避免。俄羅斯對土耳其之野心，

至沙皇尼克拉一世 (Nicholas 1796—1855) 而完全暴露。一八五一年元月，尼克拉一世在聖彼得堡之宮廷宴會上，首次以「近東病夫」(Sick Man of the Near East) 稱呼奧托曼帝國，向英國大使建議趁此「病夫」壽終正寢之前，及早瓜分其遺產，但為英使所峻拒。於是俄決定單獨行動，英法為本身利益，決定阻俄南下，出兵援土，乃有克里米亞之戰事（1853—1856）。是役俄戰敗，南進行動一時受遏制，但對土之野心並未稍戢。西方列強洞察其奸，嗣後迄今，百年來均以按土制俄為不變策略，以維護西方在中近東的利益。

土耳其以本身力量不足以與俄抗衡，亦視爭取西方列強援助為重要手段。基於上情，土耳其與西方親近，實屬極自然之事。二次大戰後，美國崛起，並為自由民主領導西方陣營與以蘇俄為馬首之共黨集團相對峙。自美國視之，土耳其靠近蘇俄之軟腹，戰略地位至屬重要，欲求有效圍堵及嚇阻蘇俄，自非爭取土耳其及大力予以援助不為功。故自一九四七年美國實行杜魯門政策以來，即明白保證協助土耳其，以阻俄勢向土伸入。土耳其因之得免於蘇俄之威脅，對美國自深懷感激。此所以戰後十餘年間，在聯合國中，土耳其投票支持美國的大數遠較其他盟邦為多，同時她也是響應美國派軍參加韓戰之唯一中東國家，兩國關係至見密切。

由於與西方的密切關係，土耳其也加盟北大西洋公約及巴格達公約（一九五九年八月因伊拉克退出，更名為中央公約）這兩個集體安全反共組織，另並與美國簽訂雙邊協定，強化兩國關係。土耳其加入北約，使北約組織的東南翼（即東南歐；土耳其加上希臘）的安全無虞；其加盟中約，則與伊朗及巴基斯坦結成一道遏阻蘇俄南下侵略的防線；益以美土雙邊協定的維繫土耳其與美國及西方陣營的友好合作關係可說牢固無比，無人顯予懷疑，更無

人預料到土耳其竟會有與西方齟齬，轉與世仇俄國修好的一天。

俄土由敵視轉為親近，塞浦路斯問題是其轉捩點。原來塞島土希裔居民大衝突於一九六三年冬爆發後，土耳其在國際上甚形孤立少援，不但中東諸友邦未予土國積極支持，美國及北約其他會員國竟亦同情希方。中東友邦的冷漠態度及北約盟邦左袒希人的立場，使土耳其深受刺激。塞島危機，使得土耳其一方面憬悟到她的善鄰工作做得太不夠，另一方面痛切感到在緊要關頭北約中約甚至美國的支持殊不可恃。因之，土國朝野咸認他們的外交已亮起紅燈，有改弦易轍實行彈性外交的必要，而有下列政策之形成：(一)積極推行睦鄰外交，加強與中東友邦尤其阿拉伯國家之關係；(二)在塞島糾紛上，設法尋求強國大國(指蘇俄)之支持。

塞島事件後，土耳其人在心理上既有前述之重大變化；未幾，元老政治家伊諾努首倡時機已至，應該對俄改採較友好態度。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八日，即正義黨於贏得四年一度之全國大選後一週，該黨總裁狄米瑞(Demirel)同時任內閣總理)宣佈土耳其一方面雖將繼續忠於盟友(暗指北約及中約)，他方面則將努力尋求與鄰邦關係之敦睦(主要暗指俄土關係)。這是一個信號，明白表示了土耳其願向包括蘇俄在內的所有近鄰伸出友誼之手。土耳其如何促進與中東、東歐及北非諸國的關係，不屬本文範圍，茲不探討，吾人今且看俄土如何「化敵為友」。

土耳其加盟北約及中約，於遏阻俄勢南伸無疑具最大作用。以故克里姆林宮早就千方百計圖誘使土耳其脫離此二組織或設法減小其忠誠至最低限度，但並無進展。塞島糾紛後，土耳其由怨對西方而認為「親美即不可友蘇」的原則已無繼續維持必要，願與俄建立現實可行的關係。伺機已久並善於運用國際關係的蘇俄此時乘虛而入，高喊「和平共處」、「冤仇宜解不宜結」；於是被世人一向目為「黑海上一對冤家」的俄土，終於在意料不到的形勢促使下，相互伸出友情之手。五年餘來，俄土關係經兩國政府積極推動下，可說從冰點逐漸上升，這由雙方重要人士的頻頻互訪不難看出。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土外長艾爾金(Feridun Cemal Erkin)訪俄。俄方搶先表示儘管兩國所屬陣營不同，但促進友誼並非不可能；此外在商務及經濟方面，達成原則性協議，決定由雙方互派專家訪問，做初步了解。該年十二月十五日，由土國水利局、公路局、石油公司、金屬發展研究中心以

及私營企業各部門專家組成代表團，赴俄訪問考察。俄方為協助土國使其紡織工業現代化，亦於次年(一九六五)一月派遣一個專家小組來土，停留達七十五日，做成詳細考察研究報告。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八日，俄駐土大使與土外交部達成協議，雙方互免簽證費用。

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蘇俄主席包戈尼率蘇俄中央主席團(相當於國會)代表團訪土，答聘土國會參院代表團一九六三年六月訪俄之行(按：該團由參院議長烏格魯氏 Suat Havri Ürgüplü 率領)，包戈尼在土國會致詞稱：「俄土在近代誠然都犯了有害於兩國友好關係之錯誤，但今日兩國應忘記既往，瞻望來茲。」使兩國關係更進一步，此後俄土友誼顯著上升。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至廿二日，俄外長葛羅米柯應土外長鄂希克(Hasan Esat Isik)之邀請訪土五天，兩國間又獲進一步諒解。同月，安卡拉及伊斯坦堡兩市市長分別訪問莫斯科及列寧格勒。該年八月九日至十六日，土總理烏格魯應柯錫金之邀訪俄，受到熱烈接待。烏格魯之訪俄，以經濟及商務方面成就最大，俄土經濟合作及技術援助計劃即於此次訪問中達成原則性協議。該年十月，俄國專家一批來土，與土政府簽署議定書，就行將助土建立的七項經濟建設，提供初步計劃。葛羅米柯的訪土及烏格魯的訪俄均極關重要，因為前者在試探土方的確切態度，後者則明白表示了土政府的友蘇意向，並直接促成翌年柯錫金的訪土。

經葛某訪土及烏格魯訪俄後，土政府以時機成熟，決定將「友蘇」外交予以政策化。一九六五年年底，土政府在咨送國會的國情咨文中，關於外交方針有如下之重大宣佈：「在尊重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平等地位及互惠精神之原則下，土耳其願與鄰國敦睦邦交，加強合作，從而消除足以導致與鄰國關係緊張之情勢，此即為土耳其政府今後所奉行之外交原則。準此，土耳其願與蘇俄保持良好關係，並願為改善兩國關係努力去做。良以此舉不僅於俄土兩國為有利有益，抑且有助於促進中東乃至世界之和平與安全也。」

一九六六年八月，土眾院議長包茲貝里(Ferruh Bozbeyli)率國會衆院代表團訪俄，亦備受款待。包茲貝里在俄共中央委員會上發表演說，強調俄土友好之重要，受到熱烈鼓掌。同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柯錫金應邀訪土，這是俄土關係史上蘇俄總理首次訪問土耳其，意義重大，影響亦巨

烏格魯訪俄時，土政府尚係由共和人民黨領導的聯合內閣，對外立場是中間偏左。柯錫金來訪時，土政局已生變化，由特重及較親西方的正義黨一黨主政；總理狄米瑞雖主張加強土俄友誼甚力，但對於應付柯錫金仍採取極審慎態度。由於土國一般人民對俄仍心存猜疑，柯錫金在土耳其受到隆重而並不熱烈的接待。在土京，柯錫金宣稱加強兩國貿易及以經濟援土為會談重點，實則會談內容甚為廣泛，雙方意見也不盡一致。

柯、狄會談中，最關緊要之點是土耳其與西方陣營的關係，換句話說，即是土耳其與北約中約以及美國的條約義務關係。自土耳其立場言，睦鄰政策固然重要，究只是表面上的關切，土耳其在國防安全、貿易經濟及外援上，仍必須依賴西方，不能與之脫離。職是之故，狄米瑞向柯錫金堅定表明：只有在不妨害土耳其與西方現行關係下，土耳其才願與俄加強文化和經濟等關係；復以兩國間之不愉快歷史背景，此等關係的加強也只能出以漸進方式。柯錫金自然很了解要想拉攏土耳其便得容忍她與西方的現行關係，答以：蘇俄諒解土耳其與北約組織等國家的承諾與條約義務，亦承認土耳其其參加西方陣營之既成事實，然此並不構成發展兩國關係的障礙。蘇俄並保證不干涉土國內政。柯、狄間這段正式談話，非常重要。因為俄土最後能否接近胥視俄方能否諒解土耳其與西方之基本關係而定。現在俄既諒解此點，不啻打開了友誼之門。柯錫金訪土之行的真正收穫在此，西方國家應引以為憂者亦在此。

柯、狄會談中，其他主要爭議之點是：(一)關於塞島問題，土耳其希望蘇俄政府充份支持土方；柯錫金表示支持自當支持，但有其限度，以免過份刺激希人。(二)關於越戰，俄盼土政府以俄之立場為立場；狄米瑞表示茲事體大，土耳其在這方面不宜過份與美國相左。(三)關於土美關係，柯錫金促請土政府有效「控制」設在土境之美軍事基地，尤其是空軍基地，俾不致構成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狄米瑞以牙還牙，要求俄設法制止設在東德境內土耳其共黨祕密電台的反土廣播以為回敬。在柯狄會談中，這是個最尷尬的題目，也是無法協議的唯一死結。

最後，雙方在「雖陣營各異，於促進友好關係並無妨礙」的前提下，依據「尊重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平等地位、互惠精神及互不侵犯之皇皇原則」，發表了長達六頁半的聯合公報。這份空前的俄土文件除揭棄加強經濟及商務關係外，對塞島問題，俄主張「希、土裔居民應依和平原則以謀爭端之解

決」，這表示俄贊成維持現狀，有意支持土耳其。關於越局，俄土認為「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協定乃是解決越戰之唯一途徑」，則顯然打擊美國的越南政策。至於土境美軍基地及東德境內反土電台兩事，公報上隻字未提。計自土政府於一九六五年年底向國會遞送咨文闡述「友蘇」政策之採行，至柯錫金訪土，為期僅一年，俄土關係之發展不可謂不速。

柯錫金離土前，面邀蘇奈總統及狄米瑞總理於適當時機訪俄，均獲接受；柯錫金這一臨去秋波，使日漸看好的俄土友誼又邁進一大步。

柯錫金訪土後三個月，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三月廿五日，俄土簽訂一項經濟合作暨技術援助協定。這是緊接着柯錫金訪土後俄土關係轉變的具體表現，也是蘇俄引誘土耳其入彀的一劑甘餌，名為「合作」，實則係蘇俄向土示惠。本協定共需資金三億七千萬美元，大部份由俄方擔負；土耳其亟需建立的七項重要經濟建設（詳見附錄），均由俄方貸款興建，由土方分十五年償還，年息百分之二·五，土方償還借款時，並非以外匯而是以農工業產品抵付。這項援助土耳其的協定，不但數額鉅大，更重要的是貸款條件非常優惠（長期而低利），尤其允許土耳其以農工業產品抵付，正是針對土國經濟困難外匯短絀的窘境而發，土耳其焉得不心為所動，陶醉於美麗的「俄援」遠景而安以忘危呢？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至廿九日，土總理狄米瑞應蘇俄總理柯錫金之邀請，率領包括外交、工業及資源動力等部部長在內的龐大代表團赴俄訪問十天，受到熱烈歡迎及隆重接待。狄米瑞此行，表面上雖係答訪上年年底柯錫金之訪土，實則與俄會談內容至為廣泛，除商談如何加強兩國間文化、經濟、商務等關係外，並涉及越戰、中東危機及一般國際局勢，據報導會談結果頗稱圓滿。九月廿九日，俄土分別在莫斯科及安卡拉發佈聯合公報，要點如下：

一、關於一般關係者：兩國總理對於彼此信守「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平等地位、互惠精神與互不侵犯」原則以及共同致力敦睦邦交，表示欣慰。本年復見兩國簽署邊界重劃草約、空中直接通航協定以及俄助土發展經濟建設等，足證兩國關係業大有增進，今後自應繼續加強。

二、關於商務者：兩國貿易近年來甚有增加，雙方決定繼續擴大此一關係。

三、關於助土發展工業者：俄承諾助土建立多元工業中心，並視此為發展兩國經濟合作之重要步驟。兩國總理一致認為：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之經濟合作，確有助於緩和國際間緊張局勢及促進世界和平。

四、關於世界和平者：兩國總理咸認應繼續致力於促進世界和平，並願於此共同努力。

五、關於裁軍者：兩國共認核子武器裁軍為有益之舉，希望在最近之將來，各國能簽訂防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

六、關於聯合國者：兩國願遵守聯合國憲章，加強聯合國功能，俾其能更有效地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

七、關於中東局勢者：兩國對於今夏六月以、阿戰爭引起之中東危機，表示嚴重關切。兩國將不承認以武力造成之既成事實，並要求以色列自佔領地區撤出。

八、關於越南問題者：兩國認為越局應依據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及越南人民之自由意志來解決。

九、關於塞島問題者：兩國認為塞島之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應予保障；希土裔居民在法律之合理範圍內和平共存，始可謀爭端之根本解決。

十、關於歐洲安全者：兩國尊重歐洲國家間之相互依存關係；歐洲國家間關係之增進，殆將有助於本地區內若干重大國際懸案（按：指東西德、東西柏林等問題）之解決。

狄米瑞訪俄之行，雖仍只側重於經濟及貿易，但是由於嗣後俄土間商務的增進，以及俄對土經援的「口惠」逐漸添加，俄土間其他關係的連帶加強，已屬自然之趨勢。要之，由於狄米瑞總理圓滿達成訪俄任務，柯錫金訪土時鬆開了大半的俄土仇恨死結至此完全解開；而蘇奈總統之訪俄，自亦成為順理成章之事，所餘僅時間問題而已。

去年（一九六九）八月，由於俄方頻頻敦促，蘇奈總統應允於該年土大選結束及新閣產生後訪俄。十月間，大選如期舉行，新閣亦順利產生（按：此次土大選，正義黨再度獲勝，仍由狄米瑞出組一黨內閣），蘇奈總統遂定於十一月中旬訪俄，開土耳其立國以來土元首首次訪俄之歷史性紀錄。

蘇奈總統偕夫人、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長、外交部經濟企劃司司長副司長等一行卅四人，於十一月十二日啓程，廿一日返國，共為期十天；除訪

近來土俄關係之轉變

問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外，並前往烏克蘭首府基輔、喬治亞首府第畢里西（Tbilisi）及亞塞爾拜然首府巴庫訪問，據報導頗受歡迎。

蘇奈總統此行目的，政治方面：推行陸鄰政策、促進土俄關係、維持地區和平及在塞島問題上爭取俄之繼續同情與支持；經濟方面：加強土俄經濟貿易之合作及爭取蘇俄經援，俾七項經濟建設早日完成。然則收獲究竟有多大呢？就十一月廿一日雙方公佈之聯合公報內容觀之，除了「雙方磋商研究，俾可簽訂長期貿易協定」、「同意完成兩國領事協定」、「開始專家級會商，以期簽定兩國間公路運輸協定」尚屬觸及實際問題外，其餘如「呼籲實行全面而澈底之軍備競賽以維世界安全」、「兩國切望公正而持久之世界和平早日實現，並願積極消除導致各地區緊張局勢之亂源」、「國際糾紛及衝突應以和平方式解決」以及「認為召開一項由所有歐洲國家參加之歐洲會議，於歐洲安全乃屬有益」等，則都不過是強調「和平」與「睦鄰」的官樣文章而已。是故蘇奈總統此行在精神上固有增進土俄友誼作用，但在具體成就上並無若何驚人之筆。在土國國內，蘇奈總統訪俄亦未產生高潮現象，除左派政黨人士尚感興趣外，一般輿論界及工商界均反應冷淡。

綜合言之，土政府在「對外謀和平，對內求安定」之大前提下，仍將繼續忠於北約組織以獲得西方軍援，確保國防安全；並透過中約組織爭取美國之經援與美國財團之貸款。至於對俄外交策略，此後自仍是一方面秉「和平共處」原則，繼續加強土俄友誼及「合作」，一方面仍依恃與西方既存關係尤其與北約之條約義務關係以制俄。當前俄土友誼係藉塞島事件開其端，惟其後之發展則愈來愈偏重經濟方面；也可以說，今日俄土關係的重心是經濟與貿易，維持這個重心於不墜的便是要與「美援」唱對台戲的「俄援」，似宜將此點特別加以說明。

土耳其的工業原甚落後，近年來大力推行工業化及實施經濟開發等政策，方向雖正確，惜力不從心，成績未符理想。土國自共和以還，一向負債，且有增無減，現更債台高築。據統計，土政府現欠外債達五十七億五千三百萬美元，內債也有二百廿四億一千萬土鎊（註：以美金一元兌土鎊十二元折算，約為十九億五千萬美元）之多。因之土政府長期面臨的困難是外匯短絀、資金缺乏、赤字龐大、物價高漲，薪水待遇菲薄，以致到了非舉債即無法維持的地步，以債償債，永無已時，誠為一可悲之境。

過去，土耳其完全依賴美國、西德及英、法、荷、義等西方國家（自然以美援爲最主要）之援助；近年來西方國家自顧不暇，支援日漸減少，此所以土國不得不與俄接近，冀獲俄援（目前僅限經援）以爲挹注。然而，世人共知，蘇俄的援助莫不以政治利益爲代價；土耳其與蘇俄打這種交道，不啻火中取栗，太危險了。譬如俄助土發展的七項經濟建設，口已惠而實不致，研討洽商多於實際行動，其誠意及居心爲何，於此不難窺知。

至於俄今後對土的外交姿態，除繼續高彈「和平共處」濫調外，一面利用土耳其因財困難渴求外援的迫切心理，藉技術援助及優惠貸款爲餌來大做其友好親善提携合作之表面功夫；一面則配合其中東陰謀暗中向土耳其積極滲透，扶植左傾勢力，製造土國內部矛盾及挑撥土國人民反美反北約以期最後待機而發一舉顛覆之，實現彼得時代以來的夢想。

當然，蘇俄的陰謀及伎倆，土政府及人民並非不知；揆諸五年來的俄土交往情形，吾人亦了解土耳其在審慎應付，並深明其處境及用心之苦。中土兩大民族，歷史文化關係源遠流長，近代命運尤爲相似，兩國各爲遠東與中東第一個共和國，又同是反共最堅決國家，邦交素稱友篤。因之，站在兄弟之邦的立場，吾人願忠告土耳其政府在其與「北極熊」謀「和平共處」時，應時時記起這頭猛獸的貪婪本性與陰險行藏，庶幾可無怠於戒慎恐懼，有以自保。

五十九年二月廿五日於台北

附錄

依據一九六七年三月廿五日簽署之「俄土經濟合作及技術援助協定」，蘇俄應允助土建立的七項經濟建設略如下述：

- 一、貸款二億六千三百萬美元助土在南部要港伊斯坦德隆(Iskenderun)附近興建土國第三個一貫作業大煉鋼廠，由土國工業部與俄方簽約，預定於一九七五年初完工，初期年產鋼鐵製品一百廿萬噸，最後將增至二百萬噸。
- 二、貸款二千五百五十萬美元助土在土國最大輸出港伊滋密(Zmir)附近興建年產三百萬噸之煉油廠一座，由土耳其石油公司與俄方簽約，俄另提供一萬一千噸之物資設備及六十名專家與技術人員。
- 三、貸款六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助土在土國南部賽依第歇希爾(Seydisse-

hir，位於康亞 Konya 市西南，蘇拉湖 Sugla Gölü 西北）興建年產礬土廿萬噸及鋁六萬噸之綜合工業區一處，由土國之 Eitbank 銀行與俄方簽約。預計礬土廠於一九七二年底，鋁廠於一九七三年底或一九七四年初，輾壓廠及鋁片廠則於一九七四年內落成。

四、前項之 Eitbank 銀行與俄方另簽附約，由俄方貸款三百五十萬美元助土建立賽依第歇希爾與賽依特麥(Seytomer)兩地間之輸電系統。此一電力輸送線路全長三百一十公里，輸電量三百八十瓩，預定於一九七二年完工。

五、貸款二百九十萬美元助土在瑪納勿加特瀑布(Manavgat，土國南部濱地中海)修建水壩及水力發電站各一處，壩高一八六公尺，水庫儲水量六十五萬立方公尺，每年發電量1,500,000KWH。建設此一水庫之主要目的在供應賽依第歇希爾礬土廠及鋁廠所需之電力，預計於一九七六年完成。

六、貸款三百萬美元助土在東北部之阿特溫(Artvin)設立鋸木廠，由土國農業部與俄方簽約，預定於一九七〇年中期完工，每日可將一百一十噸硬質木材鋸成木條或木板。

七、貸款二百五十萬美元助土在邦德瑪(Bandirma，土國西北部，係馬爾馬拉海南岸之大港)建立硫磺廠，由 Eitbank 銀行與俄方簽約，預定於一九七一年後半期竣工，年可生產硫磺十二萬噸。

——上接第38頁——

並防止共黨的對其黨內的滲透，以免重蹈民主行動黨分裂的覆轍。但事實上，委國共黨問題，在凱蒂拉總統雙肩上仍是極沉重的担子。如果他對共黨缺少明確的看法，不但委國本身會再度蒙受到共黨動亂的災難，以委國在南美洲的重要戰略地位，其對整個南美洲的影響亦是很大的。

註一：參閱 Est & Ouest 1968. 3. No. 400, p. 9

註二：參閱 Est & Ouest 1967. 9. No. 389, p. 7.

註三：參閱 Est & Ouest 1968. 2. No. 399, p. 14.

註四：參閱 New York Times 1965. 19/4.

註五：參閱 Est & Ouest 1968. 2. No. 399, p. 14.

Est & Ouest 1969. 3. No. 422, p. 19.